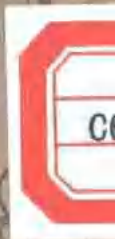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伊鐸和伊南古語

撒母爾·約瑟夫·阿格農著

宋

碧

雲譯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1

訂婚記 阿格農著 王獨華譯
伊鐸和伊南古語 阿格農著 宋碧雲譯
沙克絲詩選 沙克絲著 陳黎·張芬齡譯
伊萊 沙克絲著 陳黎·張芬齡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政：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6-1號
電話：(02)704-7469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2年 3月10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2年 3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目錄 撒母爾·約瑟夫·阿格農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7
訂婚記 王瀟華譯	1
伊鐸和伊南古語 宋碧雲譯	1
阿格農及其作品	63
阿格農得獎經過	77
阿格農作品年表	83

目錄 奈莉·沙克絲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5
沙克絲詩集 陳黎·張芬齡譯	1
伊萊 陳黎·張芬齡譯	1
沙克絲及其作品	139
沙克絲·猶太精神與舊約傳統	151
沙克絲得獎經過	163
沙克絲作品年表 陳黎編	167



傑哈·葛萊芬巴哈和其妻姬達都是我的好朋友，正要出國。他們希望暫時擺脫我們國家的生活壓力，到狄亞斯波拉去拜訪親戚。我登門祝他們一路順風，一眼就看出他們有煩惱。我沒料到會這樣。他們過著量入為出的生活，收入穩定，夫妻和樂，凡事都仔細斟酌再行動。他們若決定去旅行，一定有辦法消除一切障礙。那他們為什麼如此憂鬱，心煩意亂呢？

我們坐著喝茶，談論他們要去探訪的國家。很多地方都進不去，戰事發生後，世界圍攻我們，接納觀光客的國家愈來愈少了。就連不關閉門戶的地方也不見得歡迎訪客。不過，旅客們行事若聰明些，仍可以設法享受旅遊的樂趣。

談話期間，他們始終焦慮不安。我開始猜測原因，卻想不出具體的理由。我暗想道：這兩個人是我的朋友；我幾乎等於家中的一員。一九二九年騷亂後，阿拉伯人毀掉我的家，我無處容身，葛萊芬巴哈夫婦曾留我住宿。而且，英國人突然實施宵禁，進城的人回不了家，我也曾在他們家住過好幾夜。我看他們憂心忡忡，自覺該問理由，卻很難用圓滑的口吻發問。我發現葛萊芬巴哈太太直瞪著前方，凝視房間深處。她彷彿望著一件心愛的物體，想將影像牢牢刻在心中，日後好重新辨認出來。她仍瞪著房間，彷彿自言自語說：「出門難，回來也難。我只祈求我們回家的

時候，房門不至於鎖着，害我們進不了屋，但願我們不必和霸佔房舍的遊民打官司。」

葛萊芬巴哈進一步說明姬達話裏的意思。他說：「現代真是好時光，我們連頭上的一片屋頂都未必保得住。你翻開報紙，讀到的盡是流氓闖進別人家的消息。你到店舖去，總會聽到某某人的房子被人闖進去了。人簡直不敢出門散步，怕他不在的時候，房屋被人搶走。我們更有理由擔心，因為我們的房屋和別人相隔很遠，離城市又有一大段距離。不錯，有一個房間租給吉納斯博士，可惜對我們毫無幫助；他大抵不在家，我們出門旅行的時候，房子沒有人看守。」

我聽了這段話，心跳加快；不是爲了葛萊芬巴哈夫婦，而是因爲他們談起吉納斯其人。自從吉納斯揚名世界以來，我從未遇見真正認識他的人。除了和作品相提並論，我也沒聽人提過他。原來他住在這兒，就住在我來去自如的房子裏。

吉納斯發表第一篇文章「伊鐸語的九十九個字彙」就吸引了許多語言學家的注意；他接着寫出「伊鐸語文法」，此後任何語言學家都不敢忽視他。而他真正成名，是發現了「伊南語聖歌」。發現一種無人知道的語文中的九十九個字彙頗不簡單，能編出這種古語的文法更是大成就。不過「伊南語聖歌」意義更重大：不僅是連貫有記載的歷史和史前史之間的一個新發現的環節，本身也是輝煌又犀利的詩篇，大學者拚命研究，本來懷疑這些詩篇是伊南原文的人也開始加以評註，這都不是沒有理由的。不過，有一件事叫我吃驚：所有的學者都認定伊南神祇和祭師是男性；他們怎麼沒在聖歌中察覺一種女性歌曲的旋律呢？反之，也可能是我弄錯了；我當然不是專業學者，只是平平凡凡的讀者，恰巧喜歡自己接觸到的美麗事物罷了。

葛萊芬巴哈太太看得出我很興奮，卻說不出理由。她又倒了一杯茶給我，並複述她剛才的話。我拿着茶杯，心跳不已，此時我可以聽見內心深處的回音。我並不詫異；打從我第一次讀到「伊南語聖歌」那天，回音就隆隆響。那是從歷史的第一個鐘頭傳下無數代的史前歌曲的餘韻。

我壓住心底的狂亂問道：「他在不在這兒？」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被自己的問題嚇一跳。我從未踏入吉納斯博士露面過的房子。

葛萊芬巴哈太太答道：「噢，不，他不在。」好吧！我暗想，目前顯然如此，不過他們既然說他租了一個房間，那他們一定見過他；他們若看到他，很可能跟他說過話；若跟他交談過，也許可以告訴我一些他的資料。對於一個躲避宣傳、不讓人探究其資料的大人物，連最少量的情報都是意外的發現哩。

我轉向葛萊芬巴哈夫婦。「我能不能請教你們對吉納斯認識有多深？」

葛萊芬巴哈答道：「我們的認識有多深？沒什麼，幾乎等於零。」

「他怎麼會在你們家出現呢？」

葛萊芬巴哈說：「這不難回答。他正好租了一個房間搬進來。」

「但是他怎麼會來這邊呢？」我堅持問道。

「噢，你若想知道整個實情，我可以告訴你。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

「沒關係，」我說。

他繼續說：「夏季的某一天下午，我們到外面的陽台上喝茶，有一位男士拿着拐杖和背包走

近來，問我們能不能租一個房間給他。我們不習慣出租房間。何況我並未迷上此人，不想改變作風，收他做房客。另一方面我又想，我們確實有一個房間多年來始終空著。我們自己用不着，而那邊的門戶獨立，並有淋浴設備……等等。分租出去也許值得嘔；就算不為錢，至少可以幫助一位想在這樸實地區居住又愛好和平與寧靜的人。這傢伙繼續說：『我保證不給你們添麻煩。我经常旅行，只在出門的空檔間到耶路撒冷來休息休息。我也不會帶客人進屋。』我又看了他一眼，發現把房間租給他一定很不錯；倒不是爲了他所說的理由，而是因爲我此時已相當喜歡他了。事實上，我奇怪自己居然沒發現他是哪一種人。我看看姬達，知道她有同感。於是我對他說，『好吧，房間租給你，有個條件：你不能對我們有所要求，我們不服務，除了一床一几一椅和一盞燈，我們也不供應任何東西；租金××。』他拿出錢來，付了一年的租金，此後就信守交易的條件，不對我們提出任何要求。除了從報上星期增刊所讀到的資料，我只能告訴你這些，而星期增刊我相信你也讀到了。我敢說你還讀了他的『聖歌』。我也東讀到一點西讀到一點，但我仍看不出那些聖歌爲什麼如此重要。我不習慣評析自己不精通的事物，但是我可以說：每一代都有一些被視爲空前偉大的發現。到頭來新的發現出土，舊的又被人遺忘了。吉納斯博士發現的東西一定也是如此。』

我對這些話不置可否，又回到有關吉納斯其人的主題。我說：『我猜姬達可以多告訴我一點。』

葛萊芬巴哈太太看看我，奇怪我竟以爲她知道一些事實上她一無所知的事情。她遲疑片刻，

又想了會兒才說：「除了傑哈告訴你的那些，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房間另有入口，我們不負責打掃，而我們的清潔婦葛拉西亞雖勤奮，卻不喜歡額外的工。打從我們將房間的鑰匙交給吉納斯，我就沒有進去過，也沒見過他；他偶爾在這邊住一夜又走了，要隔好幾個月才回來。」

葛萊芬巴哈太太說完這句話，又開始談他們預定的旅程，同時還抱怨幾句。她說：「你滿腦子想着我們的房客，不注意聽我們說什麼。」

「也許吧，」我答道。

她又說：「別說『也許』。你得承認百分之百正確。」

「老天爺不容許我反駁妳，請妳多告訴我一些吉納斯的資料吧。」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他偶爾住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走了。」

「妳不是也說他事後又回來嗎？好吧，他回來的時候做什麼？」

「做什麼？他關上門，待在房間裏。」

「他在屋裏幹什麼？」

「噢！他也許照一定的比例畫金字塔，或者寫『浮士德』的第三部分。我怎麼知道？」

我凝神看了她一會兒，她只笑笑說：「我看你要叫我當偵探。」

我回答說：「不，我不要妳當偵探。我只想多聽一點跟吉納斯有關的事情。」

她說：「我告訴過你，我們給他鑰匙後，我就沒跟他說過話。」

「不過他回來的時候幹什麼呢？」

「我相信他做了我剛才提的事情。至於是其中的那一件，我可沒有費心去探查。」

葛萊芬巴哈說：「姬達缺少女性最著名的特質。她一點都不好奇。」

姬達以細長的纖指敲敲他多毛的雙手說：「你的好奇心足夠我們兩個人應用了。還是你來告訴他吧。」

葛萊芬巴哈驚呼道：「我？連我也不能報導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呀。」

姬達說：「那你真要告訴我囉。你不是說吉納斯博士爲自己創造了一位姑娘嗎？」

葛萊芬巴哈笑得好久好開心。「你知不知道姬達指的是什麼？她想起一位寂寞詩人的傳奇——我忘了那人的名字了——據說他創造一個女人來適應他的需要。那個故事你熟不熟？」

我說，「是猶太法學博士『所羅門·伊本·加畢羅』。你若有興趣，故事的結局如下：消息傳開了，最後傳進國王的耳膜，他下令把那個女人帶到他面前。國王對她一見鍾情，她卻不理他。他們找來法學博士『所羅門·伊本·加畢羅』。他來了以後，向國王證明此女不是真人，只是斷木做成的女人像。這個傳奇故事和吉納斯博士有什麼關係呢？」

葛萊芬巴哈太太說：「有一天晚上，傑哈和我一起讀歌德的作品，聽見吉納斯的房間傳來一陣人聲。我們知道吉納斯旅行回來，正在看書。我們重拾自己的書本，人聲又傳過來了。傑哈放下書本說：『那是女人的聲音。』我們不只爲吉納斯帶女人進屋而詫異；她說的話也叫人吃驚，是一種我們沒聽過的怪語言。傑哈低聲對我說，『吉納斯一定創造了一位姑娘來陪他，她正用自己的語言跟他交談呢。』朋友，關於吉納斯，我只有這一點可向你報告。你若想多知道一點，問

傑哈吧。他喜歡猜測，再把假說當做確切的事實。」

葛萊芬巴哈酷嗜語言學，開始談語言的奧秘以及這方面的新發現。我也提出自己從猶太神秘教文學得知的一切，這方面神秘教文學比學院的研究搶了先機。葛萊芬巴哈太太打斷我們的話說：「那個女人還用我們不懂的怪語言來唱歌。由她的嗓音聽來，我想她心情悲哀又苦澀。傑哈，你把我們結婚紀念日第二天房客送的禮物藏在什麼地方？」——朋友，可惜你不在場。你知道，我們的婚禮很簡單，但是，十年後我們大宴賓客來補償——別偷懶，傑哈，起來把吉納斯送給你的禮物拿給他看。」

葛萊芬巴哈站起來，打開一個鐵盒，拿出兩片像煙草葉的焦黃葉子。他得意洋洋把葉子攤在我面前，觀察我的反應。看他的表情，他顯然相信自己正展示一件稀有的財寶。我望着葉片好一會兒，問他是什麼。

他說，「再看看。」我又看一眼，實在看不出什麼，只發現幾道怪紋和印記，如果有心，可以當做某一種密碼的符號。

「究竟是什麼玩意兒？」我堅持問道。

葛萊芬巴哈答道：「我只知道吉納斯對我說的話。他說這些刻痕是魔咒。他沒有說是哪一種魔咒，不過他自稱收集了一整套，這兩片樹葉是複製品，來自一個遙遠的國度。可惜對霸佔別人房屋的游民沒有威力。」

姬達說：「吉納斯自己留的那些也許有此種魔力呢。」

葛萊芬巴哈點上煙斗，靜靜坐着，似乎冥想得出神。過了一會兒，他敲出煙灰，拿起一根香煙，點上火之後繼續說：「你看，無論我們談什麼，總會回到房屋的棘手問題。談到霸佔別人房屋的傢伙，說不定公理還站在他們那邊哩。舉個例子，一個小伙子戰後回來，他需要一片屋瓦棲身，卻找不到。除了硬闖進某一個地方，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告訴你一件事。某一個星期六傍晚，我立在一個公車站牌邊。公車客滿了，乘客還往內擠。司機鳴笛開車。留下來的都慘兮兮站在附近，等下一班車。當然啦，車子老是不來，乘客愈多，公車愈少，耶路撒冷的情況素來如此。有一個小伙子 and 一位姑娘站在一起。女孩子滿眼激情望着他。她說：『岡瑟，我們已結婚一年多了，還沒有單獨相處過一夜呢。』小伙子捏捏小嬌妻的纖手，把嘴唇縮進去，默默傷心和氣憤。岡瑟夫妻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家。無論他們到哪裏，都分開居住。房東刁難他們，不讓他們互相探訪，希望他們住厭了，自動搬出去，因為需要房子的人增加了，能出租的房間相形減少，他們搬走，房東可以提高租金。他們在咖啡屋和娛樂場所會面，然後分開，回到城市兩頭的住處，只因爲他們找不到可以同居的地方。現在你明白我們爲什麼爲家園擔憂了吧。事實上，我們好緊張，有一天晚上姬達叫醒我，因爲她覺得有人在屋頂上走動。」

葛萊芬巴哈太太說：「你老是講我的壞話。你爲什麼不說說你自己當時的說法呢？」

「我沒有說什麼。我不記得說過什麼話。」

「要不要我提醒你？」姬達說。

傑哈笑得很開心。「我若不希望妳講，妳就不告訴他了嗎？」

姬達說：「若非很滑稽，我不會講述的。你知不知道這位了不起的人物說什麼？他說：『一定是吉納斯創造的姑娘在屋頂上散步。』」

葛萊芬巴哈放下香煙，又拿起煙斗對我說：「你真相信我說過這種話？」

「誰不相信姬達這麼迷人的姑娘呢？」

葛萊芬巴哈太太笑了。她說：「婚禮的華蓋已壓在頭頂十年了，還算迷人的姑娘！」

「你們倆真的已結婚十週年？」

姬達說：「吉納斯送給傑哈的葉子是我們十週年紀念日的禮物。東西落在任何人手裏，人家都可能捏碎了當煙絲，裝進煙斗。他不會知道其中有魔力。說實話，若非聽吉納斯說明，我們也不可能知道。我們相信他，他爲人誠懇。好啦，明天我們要出門旅遊，我不知道該高興還是傷心。」

我未加思考就對姬達說：「妳用不着難過。我會負責看守你們的房子，我若覺得有必要，會來這邊住兩三夜。」

葛萊芬巴哈夫婦聽了很開心。他們說：「現在我們可以放心旅遊了。」

我又說：「你們用不着謝我。其實我該謝謝你們；由宵禁夜的經驗來判斷，你們家是睡覺的好地方。」

我的話使大家想起那段煩惱的日子，只因爲託管政府突然宣佈宵禁，進城的人都回不了家。街上的人只要不住在中心區，在城內又找不到棲身的地點，就會被警察抓起來，鎖在牢中過夜。

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可能會愁死。這一來又導致其它壓制我們的法令，當時那些法令好像甚合這個國家的生活本質哩。於是我們繼續談宵禁夜。不過，宵禁儘管邪門暴虐，卻也有些小優點。人們不得不留在家，結果就多為妻子兒女着想了——以前他們晚上老是集會，商談和聚會，對自己感到隔閡，跟家人更不用說了，他們不習慣體貼妻子兒女。你甚至可以說，公務方面獲益非淺；集會和辯論減少，事情順其自然，竟走向最好的結局。宵禁夜還有一個正面的結果，許多單身漢被迫留在室內，漸漸認識了屋主的女兒，娶她們為妻。

葛萊芬巴哈夫婦和我坐着聊天，最後我說我該走了。葛萊芬巴哈把房屋的鑰匙交給我，並帶我看看所有的入口和出口。接着我辭別他們夫婦，踏上歸程。

2

有一天日落時分，我出去買些麵包和橄欖。我的妻子兒女到濟德拉去了，我得自己照顧衣食。我帶着麵包和橄欖在店鋪羣中漫步。家裏沒人，晚上也沒有什麼我特別愛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回家。我漫無目標亂逛，任由雙足隨意走，不覺來到葛萊芬巴哈家的那座山谷。傍晚耶路撒冷的各山谷一片沉寂，充滿各種福佑。山谷彷彿與四周的土地隔開了；全世界似乎藏在幽谷深處。這座山谷特別環着一圈樹木，香氣由那邊流出來，消除了山谷惡氣的濁臭。我自忖道，我既然來了，該去看看葛萊芬巴哈家的情況如何；鑰匙在我口袋裏，我最好進去走一遭。

我進去開了燈，巡遊各房間。四個怡人的房間和討人喜歡的擺設都整整齊齊，活像女主人剛剛整理過似的。其實葛萊芬巴哈夫婦已離家一個月了。真的，一棟房子若有個稱職的女主人，即使她不在，屋子都保養得好好的。

當時我不餓也不渴，只覺得疲倦。我關掉所有的電燈，打開窗戶，坐下來休息。寂靜由黑夜的秘密地點傳來，包圍着我，我彷彿看得到也摸得到那股寧靜。我決定在那兒過夜，實踐我對葛萊芬巴哈夫婦許下的諾言。我站起來，打開檯燈；然後拿起一本書，想利用本來在床邊的一盞燈來閱讀，慶幸自己不必挪動別人的任何東西。事實上，只要我保管鑰匙，我就有權把那兒當做

自己家；不過這種場合我們往往有一種陌生感，遂忘了自己的特權。

我坐進葛萊芬巴哈的椅子，沉思默想。我待在他们家，他們也許找不着地方過夜呢；也許找到了，卻不是他們習慣的那種地方。他們何必離開佈置優美的家，到陌生的地帶去流浪呢？說真的，一切離家漂流的人究竟有什麼理由？古諺說：「你的幸福存在於你未置身的地點。」這是我們的第一條經驗法則還是騙人的幻覺呢？

我脫鞋更衣，拿起書本，關了檯燈，打開床頭燈，躺下來翻開書本。我自覺快要昏昏沉沉睡去，某種念頭似乎自然而然而衍生。我暗想：奇怪，我平常過了午夜還睡不着，現在天還沒真黑我就突然昏昏欲睡了。我放下書本，關了燈，轉身面對牆壁，閉上眼睛。我默告訴自己：你在這棟房子裏，世上沒有半個人知道你來這兒，你可以愛睡多久就睡多久，沒有人會來找你。

四周一片寂寞與安寧，耶路撒冷的谷地就是如此，天主爲了愛靜的人，特意把它藏在僻靜的角落。葛萊芬巴哈夫婦有理由爲房子擔心：若有霸佔房舍的遊民闖進來，附近沒有人會知道。我的思緒漸漸打住了，最後腦袋空空如也；只依稀覺得四肢都鎖進了夢鄉。

突然間，我聽見一陣搔抓聲，驚醒過來。我已將麵包和橄欖收進錫罐，不怕老鼠偷吃；但是我怕老鼠破壞地毯、衣物、書本或吉納斯送給葛萊芬巴哈的葉片。我豎起耳朵，發現那不是老鼠弄出的聲音，是有人正在摸索外門。我想，若非亂闖民宅的惡漢，一定是吉納斯博士回來，找錯了門。我要替他開門，以便面對面看他。

我下床開門，有人在外面找門鈴。我按扭開了燈，接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沒有跟任

何人說我要在葛萊芬巴哈家過夜——說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會來這兒——加伯瑞爾·甘祖怎麼會知道我的下落呢？

我叫道：「甘祖先生，是你呀？等一下，我穿件衣服。」

我回去穿衣，想不通他怎麼會在這兒。他不認識屋主或屋主夫人。葛萊芬巴哈並未搜購希伯來文書籍，更不會尋找手稿和初版書。他只懂一點希伯來文，學得很辛苦。雖然他爲自己懂得希伯來語言及文法而得意；其實他也不過由堅森尼斯的希伯來文句型課本中學到一點聖經文法罷了。他太太比他強一點；文法雖屬業餘程度，對堅森尼斯也一無所知，卻能用希伯來語和清潔婦葛拉西亞及街頭商販交談。不過，她對希伯來文書本沒有興趣。所以問題依然存在；甘祖氏爲什麼來這兒？我只能認定他是來找我的。甘祖氏知道我和他的一切朋友熟人都歡迎他，因爲他是學者，見過世面，曾遊歷遠方的國度，到達別的旅行家沒有去過的地方。他由那些偏遠的地方帶回陌生作家的詩篇，以及我們不知其存在的手稿和初版書籍。但是他目前不再旅行了；他在家陪妻子。這位男士習慣旅遊，卻盛年受困，專門陪伴生病的孀妻，聽說他太太從新婚頭一夜就臥病在床。無論這個說法對不對，他家有一個病妻卻是事實，人世間的各種療法都治不好她，丈夫只得看護她，替她洗澡，餵她吃喝，照料她的每一個需要。她對丈夫的犧牲並不感激，常打他、咬他、撕他的衣服。爲了這個原因，他總是在夜裏出門辦事，白天羞於穿破衣、帶着臉上的瘀痕在街上露面。現在他來找我。他爲什麼要來呢？他曾經存下十二英鎊，打算在療養院爲其妻買一個床位；他不敢帶錢到處跑，怕自己花掉，就托我保管。他托我那天，我到死海地區旅行，把錢留在家。